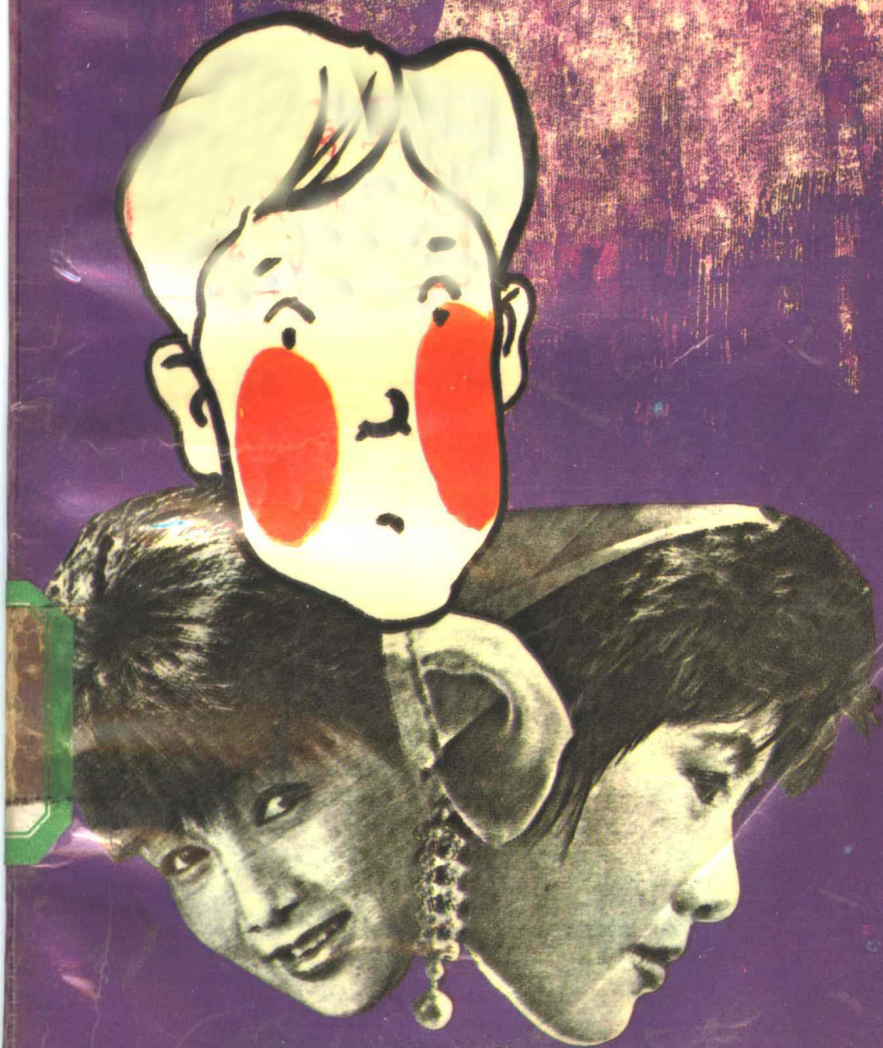


真假夫妻

马 骏 著



真假夫妻

马骏小说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342225

真假夫妻

马 骏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设)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字数: 160 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5378-0197-5

I·198 定价: 2.50 元



作者简介

马骏，1946年出生，山西朔县人。自幼跟随当教师的父亲在乡村读书，后来到县城入完小、进中学，1968年12月毕业于山西财经学院。在右玉县乡村、县委劳动、生活、工作了12年，1980年调雁北文联工作。高中时间曾热烈地做过文学梦，后来便和文艺结下不解之缘。从七十年代开始从事业余文艺创作，发表（录制、演出）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广播剧、电视剧、戏曲50多篇（部）。小说和电视剧在省内多次获奖，广播剧《豆芽庄》在全国1984年首届“丹桂杯”大奖赛中获综合奖第二名。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理事，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山西分会副主席。山西省雁北文联主席。

13CE78/06

目 录

真假夫妻	(1)
末品官儿	(14)
两只羝羊	(27)
万斤户	(41)
名声	(56)
逛金殿	(64)
鬼灵精	(73)
蜕皮	(83)
三口铡刀	(91)
酸石榴	(102)
羊油嘴和二长命	(114)
李向阳进城	(129)
风雪路上	(141)
结膜炎	(148)
嫩豆芽	(163)
冒名	(177)
在传染病房里	(189)
月晕	(214)

真假夫妻

电视剧《借闺女》今晚就要播出，玉泉沟的姑娘小伙子们奔走相告。赵秀枝听说丈夫郝青川演男主角，既高兴，又激动，吃完晚饭，正想让儿子虎子和女儿玲玲去叫三大爷、刘二婶过来看，三大爷、刘二婶，还有抱着三大爷孙儿的狗娃已经来了。她给特邀客人倒上茶水，给孩子们抓了几把瓜籽，然后就打开了电视机。

电视屏幕上接连出现三个姑娘的头像，电视剧《借闺女》开始了。故事说得是有一个穷山沟，过去姑娘们都嫁到平川，小伙子却娶不回媳妇，曾经能演《杨门女将》的业余剧团垮台了。如今实行责任制富起来，恢复了业余剧团，支书出主意从平川借回三个姑娘帮助他们排演节目。姑娘自然而然跟小伙子们产生了情谊。扮演山孩的郝青川，留着小平头，浓眉大眼，憨态可掬。名叫翠云的姑娘逐渐跟他好上了。翠云长着一付漂亮的脸蛋，两只水灵的眼睛能把山孩的魂儿勾了去。狗娃看得出了神，倾慕地赞叹：“哈，青川哥这家伙……”

刘二婶暗中揪了揪狗娃的后衣襟。狗娃换回头问：“挡住您啦？”

刘二婶瞟了秀枝一眼，抱怨道：“悄悄看吧，嚷什么。”

狗娃意识到了什么，急忙缩回脖子，扭过身去。

秀枝掩饰地提起茶壶给三大爷和刘二婶添茶。

电视正演到山孩和翠云上山采药。雪白的云朵，湛蓝的天空，苍翠的山峦，明亮的流水，盛开的野玫瑰，鸣啭的百灵鸟。虽然是黑白画面，却令人明显地感受到了丰富的色彩。一对初恋的男女在山涧攀援，山孩顺手采了一枝果实累累的酸石榴。

人们谁也不吭声，默默地看着。刘二婶瞅空儿膘一眼身旁的秀枝，只见她的目光躲避着屏幕，却又被顽强地吸引回来。

翠云和山孩坐在一棵松树下，倾吐着衷肠。山孩说：“你想留下来，恐怕只看对我们这个富裕村子了吧。”

翠云调皮地说：“嗯，只看对村子，没看对人。”

山孩举起手中的酸石榴，说：“你别后悔，这果实可不是甜的。”顺势把它喂在翠云嘴里。翠云酸得直打哆嗦，扬起胳膊要打他。

玲玲突然嚷道：“爸爸流氓，爸爸流氓……”

初懂世事的虎子揉了揉妹妹一胳膊，玲玲被揉得哭了起来。哭声骂声比电视里热闹多了，狗娃觉得无趣地站了起来，三大爷和刘二婶也起身告辞。大家都含糊地说了两句话。秀枝抱歉地把客人送到大门外，难为情地说：“明天再过来看吧。”心里如同塞了一把荆棘刺得发疼。

秀枝返回身，无端地冲孩子发了火，骂了一串“小祖宗”。两个孩子怯怯地到东正房睡去了。秀枝的眼里涌上了泪水。

月光把窗户洗得白白净净，就象电视屏幕那样。秀枝仰

面躺在被窝里，直呆呆地瞅着。电视上的画面仿佛在眼前闪来闪去，赶也赶不走。秀枝的脑海里纷纷扬扬，犹如春风戏弄着翻飞的柳絮。那还是十三年前，青川到玉泉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不清是神使鬼差，她迷上了他。有一次，她和他上山砍柴，也是那么美的青山绿水，也是那么妙的野花小鸟。鬼青川折了一枝酸榴榴，假装手上扎了刺，当她害羞地替他挑刺时，他把她那柔软红润的手攥住了……秀枝下意识用手掌抚摸自己的脸颊，粗糙而又皴涩，象树皮。如今，他把过去忘记了，和那个鲜嫩漂亮的姑娘在山野里调情，不要脸地喂人家酸榴榴，没良心的东西！

一连几天，秀枝神情恍惚，茶饭不思。她不愿到街上去，怕看见人们的眼光；有时坐在家里，对着镜子摇头叹息。她突然想起写信来。她一连写了三封信，十多天了还是人信两空。秀枝的心震颤了，决心到省城去找他。

正当秀枝收拾好行囊，把两个孩子和家托付给刘二婶，要起程上省城的时候，郝青川象从天而降，突然回来了。

青川一进门，见妻子好好的，没病，便松了一口气：“你也学会骗人了，叫我好多天提心吊胆的。”

秀枝幽怨地说：“病算啥，死了才叫你称心如愿呢。”

青川没有觉察出秀枝的意思，他笑笑边洗脸边说，最近又拍一部新片，写的是塞上的农村生活，摄制组全来了，就住在桃花山大队。这是半个月前定下的事，所以没给家写信。

秀枝看着丈夫擦脸，责备道：“三十大几的人啦，留个小平头，不怕人笑话？”

青川解释说：“我在这部片子里，扮演一个二十四五岁

的青年，发型是导演定的。”

秀枝想起青川过去跟她说过话，反问：“你不是说过去在团里常演老头儿吗？怎就变了？”青川在剧团十年，从没扮演过老头儿，他不愿把真实情况告诉她，怕她胡乱猜测。因为他担忧远离身边的只有三年级文化水平的妻子不理解他，善良的心会受到刺激。

青川听出话音苦笑了：“这都是梁导演，他看中了你就非上不可。”

“我还能拦住你？”

孩子们回来，围着爸爸问东问西。小玲玲撅起小嘴唇斥责青川：“爸爸坏，和那个姨姨搞对象。”

青川脸微微泛红，有些尴尬：“那是演戏。”

小玲玲不相让：“你骗人，演戏在台上，那是在野外呀！”

秀枝急忙把话岔开，端上饭菜。饭是青川最喜爱吃的莜麦面猫耳朵，油花葱花酸菜汤。他吃得却不是滋味。孩子们见父母都不说话，也悄没声儿地只顾吃。全家吃了一顿哑饭。

寂静的夜晚。月光刚刚升起，给每孔窗户投了一条银光带。秀枝俩口躺在被子里，说着话儿。

秀枝轻轻地说：“你长年在外总不算回事，打报告调回来吧，啊。”

青川说：“回倒是想回来，可是工作对不了口呀。别说咱县里，地区也没有话剧团。”

秀枝说：“管它什么团，反正都是演戏吧。”

“那怎么能成一回事呢，话剧话剧，只说话，不唱不跳。”

“干脆回家来吧，如今也不希罕你那几个工资。你一年才挣我个零头。”

青川沉默不语。

“我一个人这几年家里地里受得快累死了，孤零零的没人管，还得听别人的闲话。”声音有些发颤。

青川想爱抚妻子一番，再做她的工作，疼怜地说：“这些年你受苦了，消瘦了。”伸过手来撩妻子的被子。

秀枝一把把他推开：“你跟那些漂亮女人们混去吧。”

“那是演戏，我跟人家混什么？”

“吃酸榴榴还往嘴里喂，不嫌寒碜？”

“那是导演安排的……”

“导演，导演能管了那么多事？谁知道你们俩个人在山上还做什么来？”

“那是假的，唉，那是演戏。”

“你过去一直哄我说，只演演老头儿……哼。”

丈夫越解释，妻子越生气：“我算看透了，这些年你回家来才是跟我在演戏呢……哼，你们这些戏子……。”

这几句话刺伤了青川的心，他翻身坐起，禁不住生气地提高了声儿：“戏子怎么……”

“哟，你撇下我们娘儿们，在外边跟那些狐狸精们混反倒有理了？！”

“胡说！”

远别的夫妻度过了这样一个揪心的夜晚。

第二天早晨，青川胡乱地吃了几口饭就要走，秀枝质问他：“这个家你到底要不要了？”

青川为难而乞求地说：“我今天还有戏。”

秀枝一阵伤心：“快去吧，跟上狐仙们爱上山呢还是爱下海呢。”

青川心灰意懒地返回桃花山，一路上脑子里嗡嗡地乱响。掏良心说，秀枝是个贤妻良母，家庭的重担全压在她一个人的肩上。去年，她甚至还给他寄去一百元，让他体体面面做一套衣服。只是她太不理解他的事业了，他和她的知识悬殊造成了感情上的隔膜。

青川回到桃花山摄制组驻地，整个上午一连几次都没有拍成，导演沉下脸说：“上午停拍！”

导演梁枫是全国有名的电影学院导演系八届毕业生，今年刚三十出头。他以导演的敏感觉察到郝青川的情绪不对头，便找他谈心。青川不会拐弯摸角，把思想全盘端出来了。导演是演员的良师，也是演员的知己。梁枫决定和郝青川回一趟家去。

军绿色吉普在碧绿的山野里奔驰，五里路眨眼工夫就到了。

秀枝热情地接待客人，牡丹烟，茉莉茶，奶油糖。她把昨天的不愉快深埋在心里，不愿意在客人面前流露。她反复猜测着，青川把他们领导请来是什么意思？

梁枫是个热情健谈的人，拐弯摸角就扯到了题目上：“青川是我们摄制组的顶梁柱，一连几个月拍片，难得回家来看望你。有意见都记在我的帐上，万望大嫂多多原谅。《借闺女》已经送中央台，准备播放，这里边有大嫂的一份功劳哪。”边说边笑，象是老熟人。

秀枝依在炕沿边儿，低着头。既然他是领导，青川把什么都告诉了他，她何尝不该把心里的苦水倒一倒呢。于是她

向梁导演诉说起自己的辛酸，说到痛处，止不住流出了泪水：“我辛辛苦苦在家里拉扯孩子，一年四季不拾闲，他倒好，在外边红火得把我们娘儿们全忘了。如今跟过去不一样了，我不连累他，我能养活了孩子，叫他拿主意吧……”

梁枫又是一阵哈哈大笑：“大嫂言重了……”

这时候，虎子和玲玲回来了。

梁枫对秀枝说：“收拾收拾跟我们走吧，去看看我们拍片。”

秀枝连连摇头。

“我们那儿有吃有住。”梁枫俯下身问玲玲，“你想不想去呀？”

玲玲兴高采烈地说：“想去，老师说明天放一天假，让我们去桃花山看拍电影。”

梁枫问虎子：“你呢？”

虎子望望母亲，没有作声。

梁枫笑了：“别看你母亲，都去。”

扯了半天锯，秀枝实在没法，只好说：“你们先走，我后晌自个去……我不会说假话，猪呀鸡呀一大摊，我安顿好了才能去。”

梁枫看看手表，说：“也好。不过你下午一定去，不去我让车来接你。”

秀枝红着脸忙说：“快别让车来啦，我自个去。”

晌午，秀枝不知道怎么做熟的饭，不知道吃饱了没有，脑子里象柳絮纷纷扬扬翻飞。到底该不该去呢？不去吧，麻烦人家小车再跑一趟，别人会说自己拿大，想抖威风；去吧，自己一身土气，会让人家大地方的戏子们看了西洋景

儿。她一边想着一边找出新衣裳来打扮。只见她穿一条银灰色长裤，苹果绿褂子，质地都是弹力尼的，罩一块杏黄的纱巾，穿一双半高跟黑单带鞋。她在镜子前照了半天，才下决心出门上路。

六月的日头毒花花，空中灰蒙蒙的。莜麦晒蔫了，象懒女人的头发披散下来。小鸟都躲进了树林里。只有蜜蜂忙碌地飞蹿，采着一片片紫兰色的胡麻花。路上一群一伙的人很多，都是到桃花山看拍电视的。庄稼人只看过电影、电视，却没有见过怎么拍。尤其是年轻人，扔下手中活儿，不惜跑二十里山路。

秀枝生怕遇上玉泉沟的人。可是刚走在桃花山村边，就见狗娃等一伙年轻人蹲在路口的大柳树下，她作难坏了。就在这时，导演和摄像师采外景回来，不由分说把她推上吉普车。

摄制组就住在公社大院里。导演把秀枝领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兼宿舍里。剧务小刘是个热情的姑娘，端进一盘绿嫩的黄瓜、鲜红的西红柿，招待客人。小刘告诉秀枝，两个孩子和几个没事的演员到马营河玩水摸鱼、上树逮鸟去了。

青川和小冯进来了。但青川和秀枝却谁也没说话。

摄制组的人们听说青川的媳妇来了，都来看她。秀枝被人们瞧得低头不语，脸耳发热，真后悔不该来呢。

这时候，冲门进来一个姑娘，身材苗条，脸蛋红润，脖颈雪白，眼睛水亮，穿一件紧身天兰色尼龙衫，胸脯高傲地耸起。秀枝抬头一瞧，象触了电一样。啊，是她，就是她，那个在野外戏逗自己丈夫的狐狸精就是她。秀枝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

女演员热情地扑过来，搂住秀枝的肩膀：“啊呀，大嫂，你养了两个宝贝儿女。老梁说，下一部片子里有两个兄妹小角色，可找到好演员了。快把褂子脱掉吧，瞧你热的。”

秀枝接连摇头，不知该怎么应付。

梁枫对屋里的演员们说：“赶快化妆，三点准时开拍。”

屋里清静下来，只有剧务小刘在梁枫授意下，陪着秀枝，又是给她倒茶，又是替她剥糖。

秀枝接住茶水，抿了两口，由不住小声问道：“刚才那个穿蓝衬衫的姑娘叫啥名字？”

小刘笑了：“黄凤菊，不是姑娘，是媳妇了。”

“噢，结婚了？看上去不过十八九岁。”

“二十三四了，人家演员们面嫩。”

秀枝问小刘：“你不是演戏的？”

小刘侃侃而谈：“我可演不了，我是管后勤的，吃喝拉撒睡，全归我。我那口子是个演戏的，就是跟你们青川相跟的那个活宝。他只会演那种赖皮小子。《借闺女》中演二毛猴，《魔星》里又演三毛旦。听听这名儿就不是好角色。”说着连声地笑起来。

午后三点。

小刘陪秀枝来到拍摄现场。

这是一处农家小院，街外挤满了老少男女，大门是警戒线。两个大队干部象门神维持着难以维持的秩序。东厢房的窗户外，工作人员正用有光黑纸把整个窗面全遮起来。小刘告诉秀枝，里边拍夜景。

黄凤菊和郝青川从西下房走出来，一付新娘新郎的打扮。凤菊朝秀枝狡黠地笑笑进了正房。青川有几分不好意思。

秀枝悄悄问小刘：“这是排什么戏呀？”

小刘说：“入洞房的一场戏。”

秀枝的脸刷地飞红，漆黑的屋里，自己的丈夫跟那个鲜艳的小媳妇入洞房，她的脑袋一阵眩晕：“小刘，我不看了，头疼。”

小刘见她面颊赤红，以为有点中暑，拉她进了正房，“里边有绿豆汤，喝两碗出出汗就好了。”

正房一堂两入。东正房布置成洞房，里外都是工作人员。洞房里射出雪亮的灯光，跟院子外一般明亮。那电灯是用铁架子支起来的，上边横搁着一个小水桶似的铁笼子，里头射出光来，一共有七八盏，有的还在前边遮上一张张蓝色的、红色的玻璃纸。有个照相的，肩膀上扛着机器。老梁穿着半截凉衫，挥汗如雨。青川和黄凤菊站在墙中间。洞房里散漫出一股一股的热浪。

堂屋的桌子上摆着一台电视机，小刘告诉秀枝，这叫监视器，里边拍，这儿就看见了。小刘给秀枝取过一把椅子，让她坐在监视器旁。录像员和其他演员们给她腾出一个较好的位置。

只听得梁枫在屋里喊道：“预备——开始。”监视器的银光屏上立即出现了青川和凤菊的影像。摄像机嗒嗒嗒地轻响着，象缝纫机在做衣服。

秀枝回头悄悄问小刘：“就这么演戏呀？”

小刘点点头。

“屋里和野外都这样拍？”

小刘又点点头。

噢，是这么回事！秀枝象喝了几口冰凉的山泉水突然清醒了。看起来，在野外不光他们两个，他们喂酸榴榴瞒不过人的。她为自己原先的无知想法害羞地笑了。

秀枝舒展腰身，侧面朝屋里看去，正好碰上了凤菊的目光，她赶忙移开了视线。她看见人们正在忙乱着铺被褥，心里一惊：莫非……？

开拍了。

监视器的屏幕上出现了这样的画面：新婚夫妇躺在花被窝里。只有一束不太亮的灯光照着他们的上身。

男的说：“你听，外边有人，肯定是三毛旦他们听房呢。”

女的说：“那怕啥，你不会老实点。”

秀枝羞得赶忙低下头。

只听得屋里梁枫喊道：“停拍！”接着说，“凤菊和青川的情绪都不对头……注意，抛掉私心杂念，走出自我，进入角色。两人酝酿一下情绪，重拍！”

一连拍了两次没成功，不知是什么原因，导演严肃地批评起女演员来。此时此刻，秀枝为黄凤菊抱不平了，自己那个半截老头子，不要脸也就不说了，人家是个刚结婚的新媳妇，护羞，老梁也太不近人情了，演戏吆，还那样当真！她当然想到了黄凤菊的女婿，要是叫他看见这场面，不定心里扎刀子呢。想到这儿，她瞅瞅身边的男同志，凑到小刘的耳边，悄悄问：“小黄的女婿不在这里吧。”

小刘乐呵呵地说：“就是梁导啊。”

“啊！”秀枝惊呆了。半天，脑子才活动起来。自己比起人家老梁来，心眼儿太小了。看起来，做他们这种工作的不讲究那些……

这时候拍摄又开始，监视器的银光屏上出现了这样的画面：

青川警觉地从被窝里爬起，胳膊支在鸳鸯枕上，俯下身子对凤菊低声说：“你听，外边有人，肯定是三毛旦他们听房呢。”

凤菊瞥了他一眼：“那怕啥，”娇羞而亲昵地用指头刮了一下青川的脸颊，“你不会老实点。”

秀枝的脸倏地胀红，她突然想起了她跟青川入洞房的情景。当时，狗娃他们在外边偷听房，他们俩就是这样的。死青川，准是他把这事露出去的，就数男人们不要脸。后来一天晚上，秀枝在被窝里质问丈夫，青川笑着说：“我又不是傻瓜。那些写剧本的能把人的秘密都猜出来，要不怎么称作家呢。”秀枝含羞骂道：“这些人也真坏。”这阵子，秀枝想了好多好多。看起来，做他们这种营生也真难，硬要把假的演得跟真的一模一样，怨不得人家吃精米白面呢，该！

一个镜头折腾了半下午。当人们从洞房里出来时，一个个象刚出笼的蒸馍。青川和凤菊的衬衣全都湿透了，如同从水里钻出来似的。唉呀，他们这营生也挺辛苦，耕地抓粪背庄禾也不至于象他们流这么多的汗。秀枝想到这儿，忙到西正房从白铁桶里给凤菊舀了满满一碗绿豆汤，加了两勺白砂糖。

凤菊接过甜滋滋凉爽爽的绿豆汤，扬脖子咕嘟咕嘟喝着，她热得差点闭了气，汗水都流尽了。